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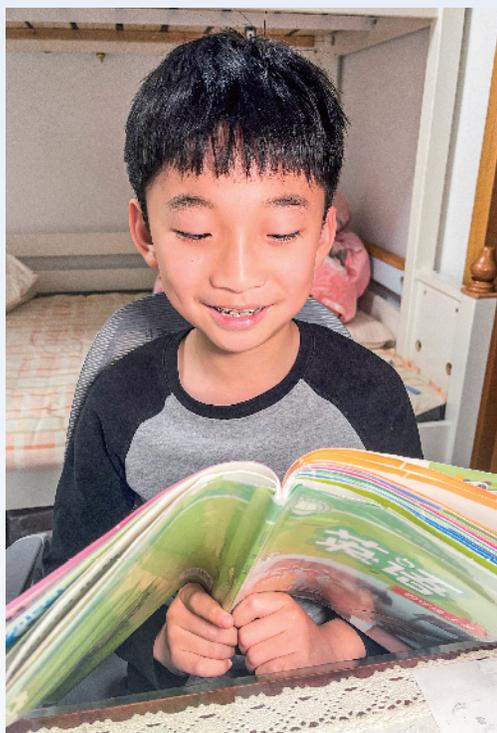
文/本报记者 李小委  
图/本报记者 刘冰

在课堂上,小学四年级的赵相然是让老师又爱又“头疼”的学生。爱的是他的艺术天赋和舞台感染力,“头疼”的是他在座椅上几乎无法安静超过10分钟。然而,当音乐响起,在舞蹈房的落地镜前,这个男孩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可以连续十几个小时沉浸于跳舞之中,即使汗水浸透头发,眼神依旧锐利如鹰。今年6月,10岁的赵相然在全球顶级街舞赛事“KOD世界街舞大赛天津分站赛”杀入32强。这意味着他有望冲击更高的奖项。圈内人士表示,他或是我市有记录以来,达成这一成绩的年龄最小舞者。

从被学业“内卷”碾压得自信全无,到在街舞的世界里光芒四射;从一个家长被频繁“约谈”的学生,到成为专业赛场上备受瞩目的“未来之星”——赵相然的蜕变,并非源于偶然的幸运,而是一个普通家庭经历困惑、挣扎、反思后,作出的一次勇敢而审慎的抉择;当孩子注定无法在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赛道上“平稳行驶”,无法拼成绩、拼名校时,我们是否敢为他劈开另一条荆棘与鲜花并存的小径?

# 「鸡娃」困境：学业上的挣扎与崩溃

母亲从温柔变得暴躁,气极时撕过他的书,也曾崩溃大哭



赵相然在看英语书。



赵相然在与爸爸交流。

## 迷上街舞：从偶然驻足到拿下首个冠军

时间拨回到2018年。那时不到3岁的相然,只要听到动感音乐就会兴奋地扭动身体。相然爸爸是个音乐爱好者,经常播放节奏强烈的音乐,儿子便成了最忠实的“舞伴”。那时,跳舞只是父子间有趣的游戏。

4岁多时,相然被送去一家有名的舞蹈学校学儿童舞。一年下来,他不抵触,但也谈不上热爱,直到一件小事改变了轨迹。一次课后,奶奶发现好动的相然竟安静地站在一间透明玻璃教室外,一动不动地观看了近20分钟。里面,一位老师正在练习一种充满韵律和震感的舞蹈。

“他是不是喜欢这个?”相然爸爸得知后去询问,老师告知那是街舞中的Popping(震撼舞),但孩子太小,无法系统学习。这个舞种的名字,却像一颗种子,埋进了家人心里。

几个月后,一次偶然的遛弯,相然爸妈在商场看到一家街舞工作室的宣传。几经周折联系上老师后,他们果断停了之前的少儿舞课程,让5岁的相然正式接触Popping。一切从零开始,

孩子懵懂,家长也不懂,但一种奇妙的契合感开始滋生。老师反馈,孩子有进步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。舞校搬迁扩张,相然的训练频率增加到每周两到三次。他的“舞感”开始显现,有点“专业的样子”了,这也让一直处于“第二梯队”的相然,被推到了聚光灯下。

“老师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向他,我们和老师的沟通也紧密起来。”相然爸爸说,他们向老师表达了信任与支持,“我们不懂行业,能做的就是无条件配合。我们没那么多钱,但该花的绝不省。”

信任换来了倾囊相授。老师为相然规划路径:大课打基础,小课抠细节,定期邀请国内外高手上大师课,再选择合适的比赛去锤炼。第一次正式比赛在沛县,抱着“见世面”心态去的相然,竟一路过关斩将,拿下了人生第一个冠军。

“那次之后,我们才真正意识到,他可能确实有点天赋。”相然爸爸说,家庭的投入自此开始加码。

## 学业困境：成绩下滑,家长被频繁“约谈”

与街舞世界里的一路高歌猛进形成残酷反差的,是相然学业上的节节败退。

从幼儿园起,相然对文化课的学习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“痛苦”。“只要让他坐在那里写作业,就跟让他吃药一样,浑身难受,表情萎靡。”相然爸爸说,他和爱人都是本科毕业,他们无法理解,儿子的学习为何如此艰难。

相然一年级时,夫妻俩的焦虑达到顶峰。他们投入很多时间陪伴孩子,一题一题地教,换来的是成绩始终在中下游徘徊,以及每周至少3次被老师“约谈”。孩子被安排到讲台旁独坐,依然控制不住地影响课堂。他们找过资深专家、培训机构、大学生家教,甚至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智力与专注力,结果显示孩子智力正常,但有“学习障碍”,专注力不足。

奖励、惩罚、心理疏导……夫妻俩想了各种

办法引导相然学习,可结果是,孩子的成绩随着年级升高不断下滑,到三年级时已出现不及格的情况。相然妈妈从温柔变得暴躁,气极时撕过孩子的书,自己也曾崩溃大哭:“我怎么生了这样的孩子?”

更让家人不解的是,相然截然不同的状态:在舞蹈房,他是去得最早、走得最晚、练得最狠的学员,能主动做力量训练,听几遍音乐就能抓住复杂的节奏;在书桌前,他度秒如年,需要全程监督,同样的数学题给他讲10遍,他依然茫然。

“学习对他像是应付,跳舞却是他的本能和快乐源泉。”相然爸爸苦笑。但他渐渐看清一个现实:强扭的瓜不甜,硬逼的结果是两败俱伤——孩子痛苦厌学,家庭气氛窒息,且看不到进步的希望。

晨报  
超话

